

## 一、美在顏色

桂文亞

小時候我喜歡畫畫，特別是玩一種配顏色的遊戲。我有一盒十二色的王樣不透明水彩，是外婆送給我的生日禮物，它們像迷你牙膏似的排排躺在盒子裡。

在還沒有扭開這些水彩牙膏的頭蓋前，我會先去捏捏它們。有的瘦，有的胖，有的矮，有的高，不用說，從外表一眼看去，就知道我比較偏愛誰了。那些扁些短些的，就是玩得太高興的結果。

顏色變魔術是很有趣的遊戲：擠點兒瓦藍在小瓷碟裡，再配點兒鮮黃，用毛筆蘸點水，和一和，變成了草原葉子的綠；擠點兒瓦藍，加上點橘紅，和一和，成了小姑娘裙襬上的秋香；深綠加淺綠，也是綠，但是沉穩的窗紗綠；不過這兒深綠的分量要多些兒。墨綠若增上深藍就有了浩瀚海洋的波濤，若添上了漆黑，就有了暮秋枯葉的蕭條，攔進了濃黃，又回到春臨大地的明麗。

我可以坐在書桌前整整變一個下午的顏色魔術，簡直成了一個孫悟空。變變變，變出了番茄紅、鞭炮紅和櫻桃紅；變變變，變出了海軍藍、馬褂藍、澆瓷藍和土耳其藍。我走進了色彩的探險迷宮，覺得它們是神仙也是妖怪，讓人在一分鐘之內，蹦出了三百個驚奇泡泡。

要謝謝爸爸媽媽給我一雙完好的眼睛，讓我認識了美，學習如何區分這之中精細的差異。要謝謝爸爸媽媽，給我十個靈活的指頭，讓我會吃飯、寫字、跳繩、彈鋼琴，還會調弄顏色盤。在長長的人生紀念冊上，為金色的童年譜唱七彩的音符。更要謝謝許多顏色小精靈，在我閱讀的時候，像耶誕樹梢一路披掛的彩燈，閃動著晶晶亮的眼睛，微笑著說：記得嗎？朋友！

怎麼不記得呢？春眠不覺曉是「綠」，花落知多少，是「紅」；牀前明月光是「銀」，疑是地上霜，是「白」；空山松子落，是「茶褐」，幽人應未眠是「淺灰」；朱雀橋邊野草花，是「淡淡的紫」，烏衣巷口夕陽斜，是「冷冷的金」。

當大家說「書中自有顏如玉」的時候，我就說：「書中自有色、香、味。」

## 二、藍蝴蝶

林清玄

在一個狹長的山谷裡，住了一群白蝴蝶，它們居住在溪水邊，吸食腐木的汁液維生。

有一隻毛毛蟲，每天看著藍天，還有藍天下飛過的多采多姿的蝴蝶，它心裡總是想著：「為什麼我不能變成一隻藍蝴蝶呢？為什麼我不能像多采多姿的蝴蝶一樣，以採花維生呢？」

於是，吃著樹葉的空檔，別的毛毛蟲都睡了，這隻毛毛蟲就獨自冥想，想著自己生出美麗的藍翅膀，在藍天下飛來飛去，分不清自己是飛在藍天，或者是藍天印在自己的翼上。

每天每天，毛毛蟲都這樣深深的冥想。

奇怪的事終於發生了，當所有的毛毛蟲都長出白翅膀時，那隻毛毛蟲卻長出一對藍翅膀，藍得像藍天一般。

別的蝴蝶一誕生，就飛下土地，吸食腐木的汁液。只有藍蝴蝶一飛沖天，在藍天下飛舞，從一朵花舞過另一朵花，它心裡想著：「百花是如此的美味，為什麼白蝴蝶都不知道呢？在天空下飛舞是這麼快樂，為什麼白蝴蝶都不願意飛舞呢？」

藍蝴蝶一邊快樂的飛舞，一邊冥想，希望自己的子子孫孫都能化成藍蝴蝶，都能飛舞在藍天中，吸吮百花的芬芳。

那些聚居在山谷底部的白蝴蝶偶然抬頭，看見和自己長得很像的藍蝴蝶，在空中轉來轉去，都以為自己在做夢，把藍天夢成了翅膀。

許多許多年之後，在那狹長的山谷裡住了一群白蝴蝶和一群藍蝴蝶。

白蝴蝶一出生，便飛到地上，吸食樹木的汁液。

藍蝴蝶一出生，便飛上空中，在藍天飛舞，吸食百花的芬芳，它們藍之又藍，藍得比它們的祖先——第一隻藍蝴蝶——還要藍；它們自由自在，比第一隻藍蝴蝶飛得更高更遠。

### 三、膽石

馮輝岳

玻璃珠滾到床下，我匍匐著身子爬進去找尋，拉扯的蜘蛛網，黏得我一臉都是，玻璃珠沒找著，卻在角落發現一個橢圓的石頭。它，不很大，我的兩掌剛好可以握住，我拿著它到客廳玩，母親看見了，問我石頭打哪兒撿來的。

我說：「床鋪底下啊！」

「唉呀！這是你的膽石哪！怎麼可以拿出來玩？」

聽到母親責備的口氣，我趕緊抱它回房，讓它回到床下的家。它，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卵石，灰褐的外表，布滿細細的坑洞，長得並不怎麼好看，它是我的膽石？我的膽子有這麼大嗎？

直到有一天，我看見叔母替剛出生不久的小弟弟洗澡，才知道石頭怎麼變成膽石的。那天，陽光出奇的暖和，叔母把溫水倒入一個大盆裡，抱起小弟弟坐在盆邊，先試一試水溫，沾一沾水，再拍一拍小弟弟的胸，拍一拍小弟弟的背，輕輕搓洗他的小身子，小弟弟乖乖的浸在盆裡，好像很舒服的樣子。叔母一邊洗一邊念著什麼，洗了一會，只見她一手拿起盆底的石頭，打小弟弟的胸前滾過——其實只是做個樣子，根本沒碰著身體。叔母把小弟弟抱回床上，擦乾他的身子，順手將盆裡撈起的石頭往床下滾去，叔母說那就是小弟弟的膽石，他不會再那麼膽小了。

以後，到同伴家玩，我都要求看看他們的床下。在手電筒的照射下，膽石一一現形，每家的床下都有哩！阿海的母親生了七八個小孩，他家的床下布滿大小不一的膽石，我問阿海哪個是他的，他也分不清。我們幾個玩伴中，要算阿貴的膽石最大，好像一個柚子，可是，每次碰到旺伯母的鵝群，跑得最快的都是他；阿坤的膽石小得像雞蛋，但是他敢偷挖順叔的番薯，還敢偷摘杏叔母的橘子。

長大一些，我終於明白膽石的大小，跟膽量沒什麼關係。膽石，代表了母親的愛心，尤其剛出生的嬰兒，小小的聲響，都會帶來驚嚇，鄉間的母親們天真的到河邊找來石頭「做膽」，以為這樣可以增加孩子的膽量。想來，這真是「美麗的迷信」哪！